

淡妆的男人



〔日〕松本清张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I 313.4
7

80305

淡 妆 的 男 人

〔日〕松本清张 著

槐 之 译

文 化 艺 术 出 版 社

淡妆的男人

〔日〕松本清张 著

槐 之 译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625 字数 133,000

1991年3月北京第1版 1991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5,000 册

ISBN 7-5039-0803-3/I·389

定 价：2.70 元

目 录

潜在影象.....	1
高雅的姐弟俩.....	30
万叶翡翠.....	61
买盆栽的女人.....	91
淡妆的男人.....	117
确证.....	148
乡村医生.....	174

潜在影象

(一)

我和小矶泰子相隔 20 年之后的重逢,是在回家途中的公共汽车上。

我的家,从市中心乘国营电车需 30 分钟,换乘私营地铁需 20 分钟,再乘公共汽车又需 30 分钟,就是这么一个十分偏远的所在。七八年前都是麦田的市郊,如今完全变成住宅区了。公共汽车也是两年前才通车的。

那天,我从公司回家,大约 7 点钟了。我正拉住汽车吊环站着,紧傍着我的一个三十四五岁的女人,不知为什么向我点点头,并用惊喜的语调说道:“喂!您不是滨岛先生吗?”

那个女人穿着整洁的连衣裙,手里握着小皮包。这是初夏的事。

我被人招唤着姓名,可并没有马上认出那个女人来,但对方却闪着亲切的目光微笑了。

女人的眼神,开始唤醒了我的记忆。

那个女人长着鼓胀般的厚眼睑,我忽然想起了这副肿眼泡。

“啊,您是泰子女士吧?”我感到意外地回声问道。

“嗯,是的,认出来了吗?”

那个女人仍在笑着。

“好不容易才认出来了。”

我说好不容易，是有深意的。是年纪大了吗？在印象中，那个女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显著的变化。20年了，变化是当然的。记忆中的那个苗条纤弱的体态无影无踪了，站在这里的是一个微微发胖的、脸上现出细小皱纹的中年女人。

“是吗？”那个女人难为情地笑着：“已经很像老太婆了吧？”

她笑的时候，眼角聚拢了皱纹。

“并非如此，但总是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不是已经胖起来了吗！”

那个女人原先是瓜子脸，如今胖得圆圆的，瘦细的身体也变得结实了。

“这可真是巧遇啊！”我说。

“真的，想不到在这里遇上您了。滨岛先生，是什么时候乘坐这辆公共汽车的？”

“唔！为了挣几个工资，总是这样匆匆来往京桥之间的。”

“噢，是吗？奇怪呀，我是一直乘坐这辆公共汽车的，可怎么一次也没遇见您呢？”

“是吗！”

我暗暗观察那个女人的打扮。提着的皮包确是妇女用的手包。她说经常乘坐这辆公共汽车，也许就在附近上班。

“在这附近住着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，就在××下车。”

××，是我下车的前一站。

“想不到，我是下一站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那个女人又吃惊地睁开了她那有特征的厚眼睑。

“什么时候住这儿来的？”

“已经五六年了。”

“咦，我7年前就搬来了。真奇怪，怎么一次也没遇见过您呢！”

“我也是啊。”

我们就这样久别重逢了。

这瞬间，20年前的往事，和我同样地也在那个女人的眼波中泛起。

说起20年前，日本正陷入毁灭性的战争灾难之中。

泰子和双亲一起，恰恰住在我家前面。我那时住在品川附近。

泰子住在我家前面，大约有两年左右。她父亲在一个什么地方公司里做事，有因为调任才迁居过来的，过了两年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。那时候，泰子才十四五岁，是女子学校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学生。

我和泰子经常见面，可还没到十分熟悉的程度。她的父亲是个职员，仪容相当严峻，和我家仅是普通的邻居关系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往来。

我和她没有熟稔起来，还有另一个缘故。那时我十六岁左右，看见她穿着水兵式的女学生服，总觉得目眩神移。那时，每当她在我面前款款而过，我心头就闪出一种说不出的隐情。由于这个私衷，我常悄悄打开迎街的楼上拉窗，凝神屏息地偷

偷观看她。

那时她那副厚眼睑，常常映现出异常的个性美。

现在，在公共汽车上重逢，能够如此亲热地开口说话，大概因为都长成大人了吧。只是在她那方面，倒因为事出意外而脸上稍稍显出了赧红。

“令堂健在吗？”她向我问道。

“不，已经故去了。”

“哟，什么时候的事啊？”

“已经十四五年了。”

“是吗，令堂原是健康的呀。那么，您可孤单啦。”

我想，不用说，她已经嫁了人啦。但我没问这事，只询问了她的双亲，回答说也都去世了。我现出难过的表情，眼里泛出了她父亲的面影。

这时公共汽车已到了她该下车的车站。

“那么，我告辞了。”

她那有特征的眼里闪出笑意，急忙向我道别。

“我们住得很近，下次见面的时候，请顺便到我家来做客吧。”
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分开其他乘客，走出车门。

从开动的公共汽车上看去，她从车外向我站着的窗前鞠躬告辞。

20年前的邻居少女，那一天在我心中掀起了一道小小的涟漪。我回到家，告诉妻子说今天遇见了一个很久没有看见的人。

“是吗？”

妻子只是像有兴味似的听着。事后我想，去泰子那边倒是很方便的，可并没有料到事情在此后的发展。

(二)

在公共汽车上再次遇到她，是在一周以后。

“想见面，今天就又遇上了。”

她笑着。前一次会晤，我们之间采取了相当客气的态度。那是因为我们年纪都相当大了，而且她也成了人家的妻子。

“我家离得很近，就在那边，请顺便去玩吧。”

她在殷勤地邀请我。由于离我下车的车站只隔一站之地，走着去也可认一认路，就决然由她领着下了车。我当然是满有兴趣的，所以一点也没有表现怠慢。

说是近，走到她家也要花去 10 分钟。横过大街上栉比的楼房，要走一段田间小路，迎面闪着另一个住宅区的灯火。

我和泰子稍稍拉开距离地步行着。

“不会给您添麻烦吗？”

我问道，因为想到她已经有了丈夫。可另一方面，从她约请我去的情况看，又想探探她是否还在过着独身生活。

“不，一点也不会……谁也没有。”

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。但说谁也没有，是意味着丈夫外出了，还是独自一个人生活呢？这一时还判断不出来。

“孩子呢？”我又问起来。

“有，是一个 6 岁的儿子。”她爽快地回答。

“那是很有趣的啦。”

我说。当然，这就不用再考虑她没有结婚的问题了。

“相当远啊。”

我在微暗的小道上说。走在旁边的她，腋下夹着一个皮包，我判断她有工作，可不知道是什么职业。

“头一次，谁也这么说，习惯了就不觉得远了。”

她像分辩似的解释着。

“天黑啦。太晚了，您丈夫不接您来吗？”我小心地开始探询。

“不，那样的人没有。”她好像看出我的心思，笑了。

“咦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死了！”

内心像被轻击了一下一样，我一面感到放心，一面又觉得危险。

“那实在是……什么时候啊？”

“4年前。”

“是吗，太不幸了。”

我心不由衷地这样说。

“是的。主人活着的时候，真是什么也没想过，但主人死了，靠一个女人工作，生活可真不容易呀！”

“对不起，干什么工作啊？”

“保险公司的收款员。”

她怯怯地回答。这使我理解她腋下为什么老夹着一只黑皮包了。

“滨岛先生呢？”

她把话题转向我这边来。

“噶，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司里做事。”

“那很好嘛！孩子呢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啊，那太寂寞了吧，已经结婚几年了？”

“不久就到10年，渐渐觉得无聊起来了。”

“那么说，太太是很幸福的了！不管怎么说，没有比死了丈夫的女人更不幸的了！”

我大体上了解了她的处境。

走进另一个街道，她说声失礼，请我稍等一会儿，就向食品商店走去。我边等边看，她拿着牛肉和葱出来了，不过都是一点点儿。

“这么晚去拜访不好吧？”

我和她并排走着，她说：“不，一点儿也没关系。我就是主人，谁也不会多心。”

她领着我来到她家门前，这是一个低矮的破旧的房子。

“请！”

她先把门打开，门没上锁。

“屋里乱糟糟的，就会收拾好的。”

我在外边等着，不一会儿，她把我招呼进去。

家，好像是临时性木板房改装成的低价房屋。尽管如此，6叠和4叠半的两个房间，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外人一眼就可看出：她是喜好清洁的，虽然贫穷，却很注意室内的整顿。

“小健！小健！”

她向里面呼唤着，一个小孩应了一声。出现在我面前的，是一个大脑袋的男孩。

“来，向伯伯问好！”

她说着，男孩却眨着眼睛盯着我，一直站在那里。小孩子想不到初次看见被她母亲领来的陌生男人，有点认生哩。

“喂，呆看什么，赶快规规矩矩地问好！”

男孩这才跪下膝来，对我说道：“您好！”

“好聪明啊。”我夸奖着，“几岁了？”

虽然从她那里知道了年龄，我却特意和蔼地问道。

但是，男孩没有作答，却立刻站起，跑到里面去，掩着半个身子窥望起来。

“喂，好好地回答呀！”泰子向里面呵叱着。

“几岁了？小健！”

男孩被母亲申斥了，也不开口，第三次吆喝着，才被迫说出：

“6岁……”

“这个孩子，现在是我唯一的依靠了。”

男孩叫健一。他出外玩去时，泰子才端茶和我谈起话来。

“因为是母亲，所以不能过于娇惯他，可我是个女人，还是无济于事的，渐渐他就不肯听话了。”她叹息地说。

“不，那样小的年纪就很不错，等稍大些就好了，哪家都是一样的啊。”

那晚，我吃了她做的葱烧肉。她在归途进食品商店买肉，就是为了款待我的。

我想呆长了不好，坐了一个多钟头就告辞回家。

“又离贵宅很近，这是什么因缘啊？怎么样？还请常来玩玩吧！”

她送我的时候，这么说。

我的妻子不是那么温柔的女人，没有孩子，家里又显得冷冷清清。这样，一到泰子家，就深感她那温柔的态度和妻子迥然不同。尽管是个狭小的贫寒之家，可她确像一个女人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开始和泰子重逢的时候，好像是个从不认识的中年妇女；但第二次见面，觉得她那20年前的风采，依旧强烈地残存着。

我在泰子家吃了晚饭，没向妻子说。我的内心有一种博取轻欢的冲动。如果这样做，那就可以补救我往来于公司和家庭之间的那种寂寞无聊了，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刺激呀！

(三)

我去泰子家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。

她当保险公司的收款员，同时从事劝诱服务。因为搞劝诱有回扣，可以增加她的收入。我也向周围的朋友和熟人劝说动员，有几个人参加了她那个公司的保险。

因为又有这层关系，我和泰子之间的感情迅速地发展起来。在公司下了班，我特意在街头闲逛，消磨时间，约摸机会合适，就走进她家去。她那方面，好像也在盼望我去，连晚饭都给准备好了。

我忍受不了公司那种枯燥乏味的工作，又对妻子不满，觉得人生实在无聊极了。所以，对泰子给与的亲切和温暖，就像久旱逢甘雨般地日益眷恋起来。

这种交往大约继续两个月了。我初次吻她的唇，是在常走的麦田小道上，这条小道是暗黑的，而且绝少人行。这以

前，尽管也常常亲热地拉拉手来，但以这次为导因，仅仅这样已经不能满足了。

我向她坦白地说，从20年前就爱恋着曾是少女的她，她也向我诉说了自己短短的结婚生活的不幸。

但是，我向她提出最后的要求，却很不容易得到许诺。那是办不到的，她哭泣着说。就这样，从夏初重逢到现在，已近3个月了。

一天晚上，我在热烈的接吻之后，再一次提出要求，她大概觉得已到情不可却的地步了。

“那么就请今天夜里晚点来吧！”在黑暗的路端，她颤声地答应着，“过了10点，健一就睡熟了。”

这以后，声音更加低微。

那是一个酷热的夜晚。我向妻子说到朋友家下棋去，9点离开家，心里怦怦地跳动着。

结果将要发生什么事，这不是不能预料的。但我向泰子的求爱之心，却把一切理性都屏弃了。

接近10时，我来到她家门前。附近人家几乎都关了门户。我避开乘晚凉的人影，摸索着走进她家。

用手推门，门开了。进到屋里，泰子没有出来。打开隔扇，6叠的房屋里挂着朦胧模糊的白蚊帐。电灯关上了。向里窥视，泰子和健一两人正在睡着，是真睡了？还是装不理睬？她身子一动也不动。

电灯虽然关着，但时值夏夜，木板套窗却没关严，外边的夜光淡淡地射了进来。

我撩开蚊帐，躺在泰子身旁。尽管如此，她也没改变睡

姿，在夏夜苍白的微光中，她的脸像纸一样的白，闭着的眼睑鼓胀着。

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，轻轻摇动。把嘴贴在她耳边，悄悄地呼叫她的名字。

她羞涩地睁开眼，我知道她并没有睡。她的身子颤抖着，凝视着紧傍她躺下的我的脸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泰子女士！”我耳语着。

她忙把脑袋转过去，窥视正睡的健一。

孩子正踢开被斜卧着，与身体比例不相称的大脑袋，像石头一样地滚在席垫上。

我回视她的脸，静悄悄地全身压上去，猛吻她的嘴唇。她的反应比迄今为止的任何时候都强烈，热息吁吁直扑我的口鼻。

我在席垫上抱住她的肩膀，她用手挽住我的脖颈。我又看了孩子那边一眼，他仍旧在以前的位置上一动也没动。

我抓住她盖在胸前的被子，轻轻地掀起来。

钻进被子里，我吃惊了。

闭着眼睛，正在思忖的她，身体还在微微地颤动着。她穿着纯白的干干净净的长睡衣，不仅睡衣是新的，就是贴身的裤衩，也都换了全新的。她像新婚初夜那样做好准备在等待着我哩！

从木板套窗缝隙射进来的室外的微光，清晰地浮映出她那纯白的衣裳。

有了这种关系，我去她家的脚步更加频繁了，她也从心里欢迎我去。她的性格和我的妻子不能相比。妻子的性格冷酷，

而小矶泰子的心地却温柔善良，给我的照顾也是非常亲切周到的。

这期间，她不断对我的妻子怀有一种罪恶感。我们约定不再另外举行结婚仪式，她也一直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，只是发誓绝不再结婚了。

她虽然没有提出和我结婚，但我常想和这样的女人结婚该多么幸福啊。我抱着她的时候，就不能不说出这种心愿。但是每次她都使劲地摇头。

不仅如此，她连我给她的 10 元钱也拒不接受，说是自己的收入完全够用了。

收取保险金是一项辛苦忙碌的工作。她每巡回一次，那日常使用的小黑皮包，就装满了卡片。说是一个月要巡回百家以上，而且一次收回款来的很少，必须两次三番地登进同一个家门。趁这个机会，还要完成分摊的保险加入者的劝诱工作。

在这样的生活中，她总是热心地服侍着我。我喜欢吃的东西，她不惜出高价买来做好等候我。她为了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，大概已经浪费很多钱了。

我想，永远持续这样的状态该多好啊。她每天早 7 点出去，晚 7 点回来，但月中总有三分之一的日子去做保险劝诱工作，要到很晚才回家。

我因避开她家附近的人眼，尽量晚去她家，而且健一如果没睡，也怕引起他的不愉快。

健一直到 6 岁，一直是被母亲一手娇养的，很认生。我尽可能地努力抚爱他。但健一不听我的话。我和泰子一亲热地

说话，他就横愣着眼睛默然表示不满了。

泰子也尽量让他和我熟稔起来。这个孩子过来，我就把买来的礼品送给他，试着让他和我亲近。但健一不买我的帐，始终不肯和我亲热。

但是尽管如此，健一并没有嫌恶我的意思。健一这个孩子就是这么一个性格。他到外边，也不大愿意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。母亲不在的时候，就一个人吃母亲留下的饭，一个人去睡，这已经成了习惯了。他一个人在家，倒像挺惬意似的。

“健一讨厌我了吧？”

我有时向泰子这样说。

“没有那样的事。在没有父亲的家里生长，一定是对您不熟悉。那就让您多费心了，以后会慢慢亲密起来的。”

“是那样的。”

事实上，健一的存在是令人发怵的。我和泰子说话也好，拥抱也好，这个孩子的影子，时常在我心头萦绕着。

我在夜间去她家，总是选在健一就寝的时候。进了她家，看见孩子那张熟睡的脸，我才像被解放一样地放了心。

我和泰子同床只有两小时，快到12点就起身回家。

妻子没有察觉。

(四)

我从去泰子家以后，忽然忆起自己幼年的一段往事。

我是在父亲去世的情况下长大的。母亲说，我3岁的时候，父亲就死去了。听她这样说，就像梦境一般地还有些朦朦胧胧的印象。记得暗淡的家中，好像有许多人乱糟糟地走动，